

# 从雪地望向春天

## ——阿苏越尔诗歌创作论

毛晓英, 马克布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从彝族诗人阿苏越尔诗歌创作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其在写作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故土乡情的呼唤,及其在诗歌创作上所作的对自身超越的尝试,以揭示其诗歌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阿苏越尔;诗歌;文化;民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44-03

出生于大凉山越西县彝族聚居区的阿苏越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求学于西南民族学院,正是在那个激情锐意,交织着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诗歌黄金时代,诗人开始了诗歌写作。在如此背景下进入诗歌创作的阿苏越尔,其诗作中自然深深烙上了那个热血时代的辉煌印痕,并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在对理想、信念、生命、家园和土地进行追索与讴歌的同时,他还在其诗作中展现了一种极具人文气质的忧患意识,即对民族未来及族人命运的审视和反思。

### 一 寻根之旅:“雪”精神的回归与追问

海德格尔说:“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sup>[1]</sup>

身为彝人的阿苏越尔,凭借自身的先天优势,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他的诗作中,相继出现了诸如支格阿鲁、约特斯里、石尔俄特、兹里史色、阿布洛汗、石母恩哈等许多彝族传说中的人名和地名,而在这些人名的背后,则是一个又一个彝族先民口授言传的远古神话。这些世代相袭的悠远传说作为一种原生文化元素渗透进诗人的作品之后,其功能首先在于帮助诗人完成了文化身份上的自我塑造和设定。但是在诗学中,神话和传说算是些易于运用的材料,却也是一种最难把握和控制的元素,其真正的价值和内涵只有在将他们置于历史的宏观性文化构想并最终与现实世界中诗人的精神境界发生有机联系之后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否则,就只是平庸空洞的复写。所幸,阿苏越尔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他以本民族的历史与传说作为自己诗歌中的基石,在对其不断的追溯与怀想中,诗人给自己的身份下了这样一个定位:

……这是1988年11月的一天 / 雪花像神灵手

中的一把野草 / 在一座城市的山上小心翼翼地生长 / 它迟迟不肯下来,城里的光线还太暗 / 还有像虫豸四处活动的车辆

后来有山里的消息说 / 就在那个清晨,有一帮人 / 赶着成群结队的白马 / 从天空驰向大地,接走了寨子里的 / 五头牛,还有数十只羊

只有雪地上坐着的两个孩子 / 一个叫越尔的,一个叫沐嘎的 / 手捧温暖的诗歌虔诚的火焰 / 被创世史诗中的声音不断叫醒 / 至今安然无恙

这首名为《雪之子》的诗,可以看作是阿苏越尔进入民族历史宏大悠远的时空隧道的一把钥匙。根据彝族史诗《勒俄依特》的记述,创世之初,天降大雪,化成雪子,而后衍生出雪子十二支,人类由此而始。将“雪”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象征,是早期的彝族先民对自身命运所作出的形而上的想象和思考,很显然,阿苏越尔承袭这一脉络并对其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雪”这一意象在阿苏越尔的诗作中,几乎是以密集的程度出现的,诗人将自己定位为“雪之子”而成为其代言人,通过一系列以“雪”命名的诗篇,在其中完成了自己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关照、思考和反诘,并最终在作品中实现了自己诗歌的精神形象对应。

在阿苏越尔所有关于“雪”的篇章中,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涌动着一股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孤独孑然和一种深刻的现代悲怆。他以雪作乡友:“我和你荣辱与共……耗尽生生世世的祈祷”(《雪人》),以雪为爱人:“为什么故乡的歌谣里 / 一开始就说,恋人 / 你是满山的雪”(《满山的雪》)、“在九十九个数字中 / 恋人,我却不能与你分手”(《雪线》)——,进而他本身也化身成雪:“我走到这儿 / 是最后一片雪,硕大无比 / 佩带孤独和寂寞的勋章”(《无雪的冬天》)。如果说在诸如《无怨的雪》、《下雪的日子》、《春天的雪》……这些诗歌中,诗人对雪的吟唱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毛晓英(1981- ),女,讲师,主要从事彝族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还包涵着一种文化失落,徘徊在民族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对抗的无奈和怅惘中,产生“深深的失落和离群索居的念头”《无怨的雪》,却又发现自己“退一步也是泪水的宫殿/也是苍茫的困兽无比”《雪花》;那么到了《雪崩》、《最后的雪》、《雪祭》这几首诗中,他已经对“雪”这一传统的精神形象发起了质问甚至是颠覆,“谁来畅谈这个季节/谁来验证生生世世的爱情……爱与恨一望无际/诗歌和泪一望无际”《最后的雪》,甚至竟出现了“双目早已失明/两滴墨水涌出眼眶”《雪祭》这种凄厉凛冽的境像,最终以一个逼近生命终极的哲学话题——死亡,来完成了自己对“雪”精神的构筑。并由此而发起了一场精神上的自我拯救,“天空是人走过的路/时间遥远,雪谷苍茫/何不与我共同一生”。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雪崩》这首诗,此诗境界悠远、意象鲜明,情绪汪需浓烈却又谨慎的保持了语言的简洁和流畅,末段的那句彝语口语也切入得极为自然,但它所隐喻的主题却又是如此的深厚沉重,复杂而悲凉,让人在读罢之后不禁生出一股有如受到感召般的宗教情怀。

## 二 回乡之路:故土乡情中的呼喊与放逐

诗人叶舟说:“一种有效的诗歌必须建筑在科学的直觉和自然所昭示的激情之上,否则,一页花瓣就可以使人类的天堂松懈”。<sup>[2]</sup>

“八月,鲜花盛开/病情停止蔓延/山一样的男人敞胸露怀”,阿苏越尔这首名为《花事》的诗歌起使于一个宁静而绚烂的开篇,但随即,诗人就写道“母亲,你花瓣上托起的晶莹/是泪珠,不是火红的生活”,而最后,当大家都在“纷纷把生活礼赞”时,诗人却以凄楚的笔墨做了本诗的煞尾,“只是我啊,在顷刻间/那一生的忧伤涌上心头/恍惚间激起的孤苦/睡在枕旁,挥之不去/挥之不去啊”。对民族自身的体察成了阿苏越尔故乡情节中最沉重的呼喊,对于故乡,诗人并没有停留于表象的简单描摹以一种含蓄的温和、或激进的自傲来书写。诗人的笔触是温柔而疼痛、激越而冷静的。“到地里与幼苗为伍/寻找目光凄凉的家长/想象已让失败者一睹为快/故乡,你是深深的失败无疑”(《正视故乡》),“喧腾的河水间/是一大片/嗷嗷待哺的群山”(《大凉山》),诗歌在阿苏越尔那里,已经成了一场责任与道义的冲突、良知与道德的交战。诗人笔下的故乡,早已穿透了那些关于浪漫的浅显幻觉而直抵其故乡情节中所隐藏的一道最深的伤口。

而面对自己,诗人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内心苍凉,“黄昏的牧草奔放……种种时

光永生难忘”,尽管故乡的时光是如此诱人,但是诗人仍然冷峻而悲郁的写到“神灵从你的臂间醒来/放弃汗水/静观你年轻的诗人远走他乡”(《鹿鹿角坝——故乡》)。可以看得出,诗人一直在彷徨和隐忍中不断的克制自己,这自然而然的使他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沉思气质。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替、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诗人所要面对的,已经绝不仅仅是一个正在逐渐远去的古老家园。因此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不知鬼不觉/历史惊心动魄的一幕重现/  
依依,我们的依依/大都市迷朦的烟尘令人厌倦/  
我如此倾心于你的神圣/你为何不搭救我沉溺的灵魂

——《依依草》

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中,新一代彝族文化人的惶惑在于,他们渴望族人走出落后和封闭的旧有世界,摆脱贫困,追求现代的精神、物质文明,却又惧怕现代都市物质文明中的种种弊端和那些无休止的欲望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侵蚀,而当他们转过头去想要重新拾取那些质朴淳厚的民情风物时,却发现那个记忆中的村庄早已在喧嚣浮躁的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面目全非。是的,剖析自己民族品质中的不足是需要一种刮骨疗毒的勇敢的,其首要面对的必然是艰难选择中的焦灼和抽搐,以及警醒前的巨痛与苦涩。正如诗人自己所言:“……甚至我喋喋不休地赞美的也不是冬天本身,而是人生苦难际遇里的一种幡然醒悟,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在艰难选择中的文化抽搐。日子在不紧不慢中走走停停,太阳终究照耀了大地,那个泪流满面的雪地无法驻留失去的青春,面目全非的故土已抓不住那根彝族传说中唤作‘依依’的救命稻草。‘但是,你啊,故乡,是否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有了眉目?’”<sup>[3]</sup>

## 三 澄明之境:雪地上艰难突围的尝试

检验一个诗人的价值,或者是一种写作的价值,通常有两个参考因素,一是它独属于诗人个人内质的不可复制性,另一个是它对一个时代写作风尚的影响。作为一个汉语诗人,放弃用自己的母语——彝文写作,并目睹自己母语文化的衰落,阿苏越尔内心的矛盾、失落和痛苦是不言自明的,但他凭借自身超然的文化修养和诗人特有的灵气,在长期严格的写作训练中培养出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觉悟和自省精神。彝族知名评论家罗庆春先生在评价阿苏越尔的诗歌时说:“越尔的诗逃脱了那种单纯以抒情语言外在地呼唤民族灵魂的谎言的圈套”,<sup>[4]</sup>此评价是中肯的,诗人并没有以一种媚俗的

姿态去迎合当下的某些写作口味,更没有将诗歌作为一种取悦权威大众谋取名位的工具,而是凭借个人内心的体验展示了自己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忧思,并由此而确立了自己的写作价值。

纵观阿苏越尔的诗作,不难看出,可能当他一旦养成一种写作自觉后,他就深陷于一种悖论、一个两难的抉择中。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写作来固守住自身民族的精神内核;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渴望在此基础上达成对自身的超越。但阿苏越尔的许多诗作,往往是书写忧思而止于忧思,高声呼喊却又止于呼喊。当然,诗人并不是没有尝试从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突围,比如《古红木地赶场的彝人》这首诗,就很值得玩味:

今年春节的一天/赶场的彝人/夕阳西下时/朝着回家的路走去/留给街道空空的酒瓶/很深的背影  
街上几个汉人正在议论/这个不速之客/来自山的哪一方/今天能遇到的有多少/离开了斑马线/在正午的时候/停止于吆喝的红袖口/另一个留着胡须的彝人/对这一切欲言又止

向着夕阳走去的彝人/三步并做两步/他能否在太阳落山前/回到那个属于他的/温暖的家?

——《古红木地赶场的彝人》

这首诗犹如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片段,却折射出了生存的辛酸蹇涩以及生活本身的具体和复杂;但在结尾处,诗人却以一种温暖的憧憬将整首诗升华出一种朴素的情感,给人以理性思考的空间又倍感希望鼓舞。但像类似的诗歌,在诗人的诗集中却并不多见,而且这首诗同样也是“对这一切欲言又止”。由此而推,这种突围至少应该是:既反映了民族生存的现代性本质,折射出民族的历史底蕴,又能深刻揭示生活的复杂性;而达成这种突围前提,必然需要作者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宽广的胸襟气度和对诗歌百折不挠的勇气与信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存在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4年9月,第161页.
- [2] 叶舟.大敦煌·致敬[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426页.
- [3] 阿苏越尔.阿苏越尔诗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46页.
- [4] 罗庆春.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J].转引自《阿苏越尔诗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52页.
- [5]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海德格尔存在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4年9月,第165页.

“在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这句诗提出了一个引发我们思考至今的诗学命题,但是诸神早已远逝,而且,意图在那些过于高远的光芒中落实自己的精神飞翔毕竟有些虚渺,并已逐渐为而今的诗人们所不取,但随后海德格尔给出了对贫困的时代的解释,即:“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无蔽”。<sup>[5]</sup>实际上,这个解释本身更适合用来回答“诗人何为”,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本身就有“去蔽”的作用,如果非要给诗人、诗歌赋予责任,那么其首要承担的,就是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的揭示。一名合格的诗人,也必然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在写作中所选择的高度和观察立场,往往就是判定其是否是一名合格的诗人的重要标准,这个标准至少应该是:不歪曲、不逃避,敢于直面生活,能够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上保持对现实的批判;而对诗歌材料在关键环节上的运用和处理,也是显示诗人诗歌技艺、区分其是否合格重要分水岭。从这些要求上讲,阿苏越尔无愧于诗人这一称号。

最后,我们以诗人在《雪崩》中的最后一段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情感和传统结束  
在无情的山上  
我用全部的爱埋葬了你  
阿啵啵……  
当你也放弃倾听  
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一切  
两只耳朵熊熊燃烧  
城市和乡村熊熊燃烧

理想、信念、爱、真理、燃烧……;绝望和希望、幻灭和新生、内心的挣扎与彷徨……;在通往澄明之境的孤独旅途中的呼喊与质问……;是的,这也许才是一个诗人唯一痛苦而优美的姿势。

## Take a Look From the Snowfield to Spring

### ——On Asu yueer's Poetry

(下转56页)

*(English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The understanding and reading of *Wuthering Heights* have gone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its publication. By now, the criticisms of this book in China focus on the theme, writing skill, construction of text, symbolism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Few people cast their eyes on archetypal reading of this book.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the archetypes of theme, characters and images in *Wuthering Heights* so a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and hatred, life and death,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heaven and hell.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Archetypes of theme; Characters and image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0页)

resisting before the new period. Among the 27 years the literary thoughts embodies totally the trend of the value of the country ethic. But it emphasized so excessively the value claiming to the country ethic that it makes the form and content too simple and conflicts with the latent individual ethic of seeking for the humanity and the law of the art , then leads to contradic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mediated.

**Key words:** The ethic of political party; The ethic of country; The individual ethic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6页)

MAO Xiao-ying, MA Ke-bu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Poetry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Yi poet-Asu yueer's works, reveal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his poe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flec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the eagerness for Native culture in his poems as well as exploration of beyond its own in the poetry.

**Key words:**Asu yueer; Poetry; Culture; Ethnic

(责任编辑:张俊之)